

中国百年灾害回眸丛书
ZHONGGUO BAINIAN ZAIHAI HUIMOU CONGSHU

初缚苍龙

夏明方 康沛竹◎主编

以二十世纪重大灾害为线索
探索灾荒的成因及社会影响

CHUFU
CANGLONG



初缚苍龙——1954年江淮大水灾

三年自然灾害——1959—1961年中国大饥荒

我们还可以留下什么记忆？——1966年邢台地震

惨绝人寰的“灾难”——1976年唐山大地震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国家一级出版社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初 戀 在 此

——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——

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

中国百年灾害回眸丛书

初缚苍龙

夏明方 康沛竹 主编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初缚苍龙/夏明方,康沛竹主编.--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14.12

(中国百年灾害回眸)

ISBN 978-7-5087-4893-1

I. ①初… II. ①夏… ②康… III. ①灾害-历史-中国-1954~1976 IV. ①X4-0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72660号

丛 书 名: 中国百年灾害回眸

书 名: 初缚苍龙

主 编: 夏明方 康沛竹

出 版 人: 浦善新

终 审 人: 张铁纲

责任编辑: 杨春岩 陈贵红

责任校对: 路 广

出版发行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: 100032

通联方法: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33号

电 话: 编辑部: (010) 58124828

邮购部: (010) 58124845

销售部: (010) 58124829

传 真: (010) 58124870

网 址: www.shcbs.com.cn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官方旗舰店

社会工作者考试教材唯一指定天猫店 THE ONLY DESIGNATED ONLINE BOOKSTORE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: 145mm × 210mm 1/32

印 张: 3.875

字 数: 60千字

版 次: 2015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15.00元



目录

Contents

一 初缚苍龙

——1954 年江淮大水灾 / 001

新中国第一巨灾 / 001

保卫武汉 / 006

荆江分洪 / 014

各地抢险 / 020

八方支援 / 026

重建家园 / 030

二 三年自然灾害

——1959 ~ 1961 年中国大饥荒 / 037

突如其来的大饥荒 / 038

谜一样的人口死亡数字 / 044

三年自然灾害 / 047

大跃进——灾难的前奏 / 053

浮夸风——弥天的谎言 / 057

三分天灾，七分人祸 / 064

三 我们还可以只留下灾害记录吗？

——1966 年邢台地震 / 069

雪夜奇灾 / 070

“周总理来了！” / 074

我们不可以只留下灾害记录 / 079

四 惨绝人寰的“7·28”劫难

——1976 年唐山大地震 / 084

横祸 / 085

救生 / 090

重建 / 100

遗憾 / 108

一 初缚苍龙

——1954 年江淮大水灾

自然灾害不会由于社会政治制度的变更而自行退缩。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的第五个年头，就遇到了 20 世纪继 1931 年以来又一次长历时大范围的江淮洪水。

新中国第一巨灾

1954 年的气象反常。由于夏季东亚上空的西风环流推迟北移，长江流域笼罩在连绵梅雨之中，较之常年延长 1 个月之久；北方大陆冷气团和南方海洋暖气团又在江淮上空长期停滞，徘徊游动，激烈冲突，形成了东西向的带状暴雨区。常年酷暑季节的长江流域变得天气阴冷，大雨倾盆；雨期长，雨日多，雨区

广，强度大。水位居高不下，江河旁溢四溃，从而酿成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灾。

4月，安徽、江西、湖南等省提前进入汛期。安徽的梅雨期长达57天，全年降雨量超出常年40%~70%。大雨同时袭向鄱阳、洞庭两湖水系，5月至6月，鄱阳湖一带降水量高达500~600毫米，江西的信江、饶江、抚江相继出现全年最高水位，洪峰迭出，险象环生。湖南洞庭湖及其资、沅各水系也持续暴涨，整个湖区陷入白茫茫的大片雨海之中。至6月上旬，这几省的江湖已成满盈之势。

7月至8月，长江全流域又持续出现大面积暴雨，上游的嘉陵江、岷江、金沙江洪峰汹涌；7月27日，乌江洪峰水位超过历史纪录。在上游，洪峰多次呼啸而来，地处三峡出口的干流枢纽宜昌地区自6月下旬至9月上旬连续形成四次洪峰，其中8月7日的峰顶水位高达54.73米，创6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。上游洪峰经宜昌奔泻而下，中下游江湖满槽，洼地积涝，川洪和中下游洪水遭遇。虽经启动荆江分洪工程力争将沙市水位控制在保证水位之下，以便缓解沙市之下弯曲起伏的一段干道的超额泄洪量，但终因洪流过大，干流各站水位仍持续暴涨。沿江上起武穴，下到镇江、南京的水位，都先后超过了历年的最高纪录。

7月19日，汉口站已突破1931年的最高水位。8月18日，该站水位高达29.73米，超出1931年最高水位1.45米。

据中国江河防洪丛书《长江卷》统计，该年汛期从4月开始，7月底至8月中旬达到最高潮。长江中下游各站警戒水位以上的持续时间为69~135天，其中汉口站持续100天，武穴长达135天。汛期紧张阶段将近半年，实为历史罕见。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安徽境内沿江两岸除荆江大堤、武汉市堤和少数圩垸没有溃破外，其余均被洪水淹没。溃口水量高达1023亿立方米。

决堤溃圩的滔滔洪水冲向江汉平原，肆虐在洞庭、鄱阳，冲击了苏皖沃地，共和国广袤的粮棉产区遭到了严重的威胁。

湖北是重灾区。在8月汉口站水位达到峰顶时，江汉平原一片汪洋。全省有43个县市被灾，受灾人口926万，2127万亩农田被淹，3万余人被洪水吞没。圩垸区的公路没入水底。虽经全力抢救，京广线仍中断了100天。陆上交通一度瘫痪，经济损失100亿元。

湖北省省会武汉市被大水围困了三个多月。武汉地区诸水汇集，市区低洼。江汛初起，市内部分地区即已滞水成灾。长达130多公里的三镇堤防，大部分

是据 1931 年的水位防御标准修筑的，汉阳部分地区和汉口部分沿河地带未及设防。7 月大汛时，川水和洞庭水系洪峰滚滚而来，加之月末遭 4 至 7 级大风袭击，水浸风推，很多堤段已失去抵风抗浪的能力，险情隐患层出不穷。8 月初全市堤防已全部靠子堤挡水，以至在狂风暴雨里列设“人堤”。汉阳月湖堤决口，市区街道被淹没。

“万里长江，险在荆江。”地处荆江地段的湖北省监利县 7 月 2 日水位超过 35 米，境内民堤大多溃决，全境大部分地区一片汪洋。为确保荆江大堤和干流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，监利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据《监利堤防志》，该县上车湾主动分洪后，全县 64.40 万人口，243.50 万亩耕地中有 62.50 万人、227.40 万亩耕地受灾；11.87 万栋房屋中倒塌 4.88 万栋，部分损坏 3.29 万栋；54133 头耕牛中，死亡、失踪 12937 头。到 8 月底死亡 1568 人。留在县内的 20 余万人集中居住在被洪水包围的大堤上，因病疫蔓延，至年底有 4.79 万人病故。

湖南省大雨时行，洞庭湖发生百年罕见大水，城陵矶七里山最高水位 34.55 米，溃决大小堤垸 356 个，被淹耕地 384.95 万亩，受灾人口 164.6 万，未溃而滞水成灾达 203.8 万亩。资、沅、湘、澧诸水自 6 月

至7月流量陡增，漫堤决圩，所在多有。全省计20县被灾，受灾人口550万，死亡人数2133人，死亡牲畜1.8万头，倒塌房屋11.3万间。

安徽省是江淮洪水交织的重灾区。夏初的暴雨中心在7月北移至淮河流域，此后即在江淮之间徘徊不去。长江下游的严重水患扩大到千里淮河两岸，从皖南山区，到淮北平原，大雨连绵，江河四溢，干堤决口，洪水茫茫。长江下游同马大堤因腹背受水被迫撤防。纵横百里的广济圩以及无为大堤相继溃口。江水灌入省会合肥，城西门一带水漫屋顶，市郊一些村庄仅见树梢。其他内河各堤防除极少数外，大小圩口也全部漫决。蚌埠、淮南、淮北、安庆、芜湖、马鞍山、铜陵、巢湖、宣城等城市和广大乡村相继被灾，淮南铁路中断，仅阜阳地区，就有1500余乡、120万户被淹，其中减产六成或九成的乡有722个。据《安徽水灾备忘录》统计，全省被灾农田4945万亩（其中重灾2738万亩），粮食减产78亿斤，塌屋402万间，牲畜损失20722头，被灾人口达1537万，其中特重灾民505万，死亡2674人。

鄱阳湖自4月就开始涨水，事关毗邻三省的黄广大堤于7月17日溃决。江西全省12县市、387万人被灾，死亡人口980余名，淹毙牲畜12746头，淹没

农田 652 万亩，房屋倒塌 46 万间。

地处江、淮两水出口的江苏省，长江流域受灾县市 21 个，淹没农田 478 万亩，淮河流域淹没农田 1063 万亩。全省被灾人口 661 万人，死亡人数 1196 人，死亡牲畜 2512 头，塌屋倒房 48.89 万间。当 8 月 17 日长江出现历史上最高潮位 6.74 米时，虽经全力加固加高堤港，但终因潮水汹涌，水位陡高，江阴堤外大小圩口有 88 个溃决，6206 亩田禾被淹。

严重的灾情，巨大的损失，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，中南海的灯光也彻夜不灭。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着挑战，也勇敢地迎接了这个挑战。一场大规模的抗灾救灾运动迅速掀起。

保卫武汉

在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关怀和领导下，有关各省迅速成立防汛指挥部，制定了周密的防汛方针和抢险计划。在防洪重点的长江中下游，党中央决定必须全力坚守堤防，堵险抗灾，如遇特大洪峰，则进行有计划分洪，牺牲局部以确保荆江大堤和武汉市等重点地区的安全，力求将灾害减少到最低程度。

在长江中下游各防汛指挥部和险要地段，分布了

14万领导干部，1000万防汛大军。其中有近30万人保卫着工业重镇武汉市。

武汉地区的工人、农民、学生、干部、城市居民、工程技术人员和人民子弟兵，在代市长王任重、市委书记张平化为首的防汛指挥部的统一组织部署下，全力投入了防洪抢险。

这是一个组织严密、分工明确、令行禁止的群体，人人都有自己的岗位和责任；这又是一个淡化了职务身份界限的群体，分不清谁是市长、区长、书记、工程师或城乡群众，人人都是以血肉之躯和洪峰相搏的普通一兵。

工人是坚守江堤的骨干。当家做主人的责任感，高度的组织性和现代化的工程技术——这些精神的和物质的要素，构筑了洪峰冲不垮的钢铁长城。他们活跃在巡防队、抢险队、服务队等各种抗洪组织里，武汉大堤上的主要防汛任务，如挖土、装土、运土、卸土、筑堤、排水、防浪、抢险、架线等，大都由产业工人担负。他们在泥泞里，在暴雨中，顶风冒雨分秒必争，始终奋战在第一线。

工人又是防汛大军的后盾。即使是在江防最紧急的时刻，武汉的大小工矿企业依然机声隆隆，运作有序。坚持在各个生产岗位上的产业工人们将机器开足

马力，日以继夜地生产着防汛物资，把它们源源不断地运往江防前线。

拦江堤上，活跃着一支由 600 多名建筑工人组成的抢修分队。在风雨交加的黑夜，凭借一双双训练有素的眼睛辨认方向，运土固堤，人们挖土的挖土，挑担的挑担，分工合作，来去如梭。从 7 月 7 日起，仅用两天时间就完成了他们所担负的堤段加固任务。

在汉水桥上，6 名钻探工人只用了 20 分钟即卸下了 9 米高、上千斤重的铁架，把 3 号钻机搬上汉口河岸。当江水逼上河岸时，他们又奔向木材厂搬运枕木，垫高机床。200 多斤重的枕木压在肩上，肩肿脚伤，挡不住他们飞速地奔跑。运到的枕木顷刻又被大水浸漫，6 位勇士跳进齐胸的洪水中冒险抢救，历经 5 个小时终于架起了枕木，枕木架上的钻机重又隆隆地转动起来。

在以汉阳钢铁厂创始人张之洞命名的张公堤上，从外地应召而来的机械工人废寝忘食，以最快的速度把各地支援的抽水机装配成套，赶抽堤内积水，缓解了崩塌的隐患。

困难激发勇气，也创造智慧。电业工人仅用 7 天就完成了 20 天的预定任务，保证了加固堤防和排水工程所必需的动力和照明。搬运工人创造了泥浆滑行

法，把工作效率提高了3倍。排水工人采用新技术安装水管，把灌注导水的时间从一两个小时缩短为一两分钟。

坚持在生产岗位上的产业工人们，向江防大军保证：要什么，给什么；几时要，几时给。建新铁厂将大批赶制的铁锹送来了。江岸机车车辆厂仅用13天就赶制出铁锚670个，重达12万余公斤。武昌车辆制造厂不仅赶制了防汛器材，还生产了大批的新式冷藏车。汽车司机日夜坚守在驾驶室里，随时把防汛器材和抢险人员送上最急需的堤段。

每一个工厂，每一个车间，每一位普通的产业劳动者，都为争取抗洪斗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无私的奉献。他们是新中国工人阶级的缩影。他们用自己的行动高奏起那首著名的赞歌——“咱们工人有力量”！

武汉抗灾凸显了共和国坚实的社会基础——工农联盟，塑造了一代农民的新形象。当年，胡适曾这样形容旧中国灾荒时农民的遭遇：

天旱了，只会求雨；河决了，只会拜金龙大王；风浪大了，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；荒年了，只好逃荒去；瘟疫来了，只好闭门等死；病上身了，只好求神许愿。

话虽尖刻，但毕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现实。当农民还处在被压迫和无组织状态时，他们不可能把自己的智慧和力量集中起来。随着新中国的建立，过去对农民“愚昧迷信”、“一盘散沙”的讥讽化作了历史。

武昌、汉阳等县的两万多农民以及外地应召而来的农民防汛专家，参加了武汉地区的固堤抢险工程。市区、郊区的堤防和周边农村堤防牢固地连成一线。当国营武汉第一棉纺厂被洪水包围时，团结乡、汉桥乡农民组成 400 多人的防汛队伍赶去支援，工农携手，化险为夷。

在张公堤上，北垸乡农民守卫了几十个日日夜夜，堵漏防溃，运土搬石，捍卫了长丰南垸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安全。在该堤抢修蚂蟥塘工程中，农民成立志跳进水塘，忍受着蚊叮虫咬、蚂蟥吸血的全身剧痛，坚持着架好了人们借以挑土运料的木板，使堤身又加高了一层。

为了保卫荆江大堤，监利县农民冒雨顶风，划木船到远处取土，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，把大堤加高了 0.8 米至 1 米，迫使超过保证水位的洪水顺利下泄。江陵县、广济县等地农民多次跳进浊浪，建起保卫荆江大堤的人墙。

农民，世世代代恋乡爱土的农民，出于对新中国的深厚情感和历经无数灾劫的切肤之痛，打破了以家族、村落为本位的传统观念，宁愿牺牲自己的家园，主动扒口分洪，来换取武汉、黄石和荆江大堤的安全。他们的话和他们的人一样的朴实：城市的工业建设是我们的大命根子，一定要保住它！

军装绿，是标志武汉大堤安全的保护色。哪里最需要，哪里最危险，哪里就出现身着绿色军装的子弟兵。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士，为保卫武汉，他们的誓言是：“我们一定要保卫这些工厂、铁路、儿童和老大娘的安全。”

在张公堤和荆江大堤，在丹水池和黄石市，处处都有军人们组成的人堤，抢堵缺口，加固堤防。解放军某部模范战士、共产党员罗光田，在一次险情中跳进洪水，抢险长达12小时。某部连长王万仓，扶病上阵，在齐胸深的大水里堆砌石头，苦战5个小时，终于堵住了洪水。这位经历过辽沈战役的老兵“不怕塞北千里雪，何惧扬子江水寒”。

在武汉堤防内被浸泡、外受洪峰进逼的危急时刻，铁道部队和海军部队星夜用专机把潜水员送往武汉。潜水战士们在五六米的深水中，在一般人无法到达的漆黑的江底，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，终于制止了